

浅谈京剧丑行的“念”和“做”

朱文学

学丑行的演员开蒙学戏时，前辈先生常教导说：“不管你学文丑，还是武丑，开始学戏时先要学几出‘基本戏’，正如像造房子时先要砌基础一样。”因为“基本戏”一般都集中了戏曲的三大特点：唱、做、念，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三种基本功。所以学生在开蒙时，这三方面都要打下良好的底子。

在京剧行中有句老话：“千斤道白四两唱。”可见过去老前辈对“念白”是非常重视的，尤其丑行的老师们更看重“念白”在丑行表演方面的地位。因此，他们要先教念白，然后再教表演动作。在“念”方面吃功夫的戏很多，如《法门寺》中贾桂要把一大段状子念得一字一声，抑、扬、顿、挫一气呵成，既要将案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，又要畅通流利、吐字如珠，语速由慢变快，最后在语气和情绪达到高潮时结束。

这段状子要用“京白”的语气念出来。“京白”的特点是在发声的轻重高低、抑扬顿挫的气口上比较自由，听起来生活气息浓一些，非常适合贾桂这个人物，所以老师要让学生通过学习《法门寺》这出戏掌握“京白”的念功。而一段《蒋干盗书》则是掌握“韵白”念功的好段子。萧长华老先生念这段话白，用的就是“韵白”，语气有轻有重、有收有放，节奏非常鲜明，使人物的所有思想情绪如疑惑、惊讶、气愤、焦虑、侥幸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还有“苏白”，如《金山寺》的小和尚的话白。

当然，无论“京白”、“韵白”还是“苏白”，要想念得清楚，并且有韵味，就必须注意把每个字音念得正确，这样才能使听者圆润悦耳。要掌握好阴阳平仄、“尖团”的声音，控制好腔调高低，并在技术方面的“气口”、“喷口”、“咬字归韵”等方面进行刻苦的练习。

“做”是以表演身段、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的。这类戏首推《活捉》，过去老前辈就把这出戏作为底子戏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先从所谓“五毒戏”学起。什么叫做“五毒戏”呢？过去民间有个传统风俗习惯，一到端午节的时候，小孩子要穿雄黄衣，上面还画着许多蛇、虫、白脚，就是这个“五毒”。但并不是在京剧中有五出动物戏。在我们京剧传统剧目中，前辈先生对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，不但是观察了生活中

的人物而刻画，而且还根据各种不同人物的个性和生活规律，吸取了各种不同性格动物的特点和动作，来丰富人物形象。比如《十五贯》中娄阿鼠这个人物的刻画，就是假善于偷窃的老鼠特点，把他獐头鼠目、不三不四的人物特点表现出来了。

除了在《十五贯》中学娄阿鼠的“獐头鼠目”外，在《问探》一出戏的表演中要模仿一些蜈蚣的形象和爬行动作。这是因为探子的任务是打探军情，要昼伏夜行，而且他必须要选择蜿蜒曲折的小路，弯弯曲曲地向前疾行。要学习《下山》小和尚的表演。小和尚本无的身份和性格不同于《西厢记》中的法聪，他是个出家不久的小和尚，他的生活是整天地烧香扫地，念佛看经，但他不堪忍受这佛门清规，因此他作了佛门中的叛逆。当他偷偷地逃下山，一路上怕遇到师父师兄，又因他终日跪在蒲团上烧香磕头，而且逢人作揖，跪拜作揖已成了生活上的习惯，所以走起路来，总是一蹦一跳，双手托开来，像跪在蒲团上拜下去的样子。所以表现这个人物时，他的形象和动作像只蛤蟆。《窦娥冤》中张驴儿的娘，在《羊肚》一场戏中误吃了砒霜，毒性发作时，要在地上打滚，屈曲爬行，而且还要把舌头忽缩忽伸（因为服毒后，舌头是麻辣的，所以要做缩伸表演），这种表演是吸取了蛇的形象。

之后要学“武大郎”的表演。武大郎是个矮子，因此演这个人，要在胸口扎一块“大肚”，并且要走矮步，走的时候要蹲着两条腿，两足屈曲，由于他的身材矮小，所以两只手也要缩一些，才能形体上相称，在急走时必然要两手划动，好像一个不倒翁似地滚来滚去。坐的时候，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坐法，他是蹲在椅子上的，就好像悬空起来了，所以他的形象好像蜘蛛。

人总是要有人的形象，刻画一个丑角的性格，主要是要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个性为根本。吸取动物的形体动作来表演，只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丰富，更形象化而已。

总之，京剧丑行的“念功”和“做功”要通过学习几出“基本戏”来打基础，可以说，“念”和“做”是京剧丑行演员必须要掌握的看家本领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